書名	魏書（第拾伍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叁拾捌至第肆拾（總卷魏書伍拾至伍拾貳）
葉數	陸拾玖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貳分　廣壹尺貳寸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或魏書傳幾（間無魚尾或有橫線）下口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有烟版水痕模糊字間有墨筆補描
覆查加注	

檢查者李交荷
覆查者譚新嘉

中華民國十三年　捌　月　拾陸日

列傳第三十八　　魏書五十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丁荷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麚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謹以罪懈見知世祖喜其寬雅有風見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

楊氏家塾圖書

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
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
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
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
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伉
擣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
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
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
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
呂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萊蕓督上和
粮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
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
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
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
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
擊呂梁絕其粮運善居遁奔萊蕓仍與張引東
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
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

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合永棄舡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万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舡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圍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兖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稍濟兖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舡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

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
蕃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粮廣戍雖劉
彧師徒悉動不敢窺關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
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
須待剋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
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
略雖淮代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
任苟事宜宜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
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
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
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雍塞不達雖至
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
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
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
自出擊之以運粮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
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
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
毀無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

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
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為
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
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
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
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
絶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
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
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
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粮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
民庶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蔡
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
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愚
款或復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万從沂清而
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万以拒之
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瓦膝行者盡
送今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
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

竭賊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
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
三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
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
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
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
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
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
曰賊將沈攸之吳憘公[illegible]賊衆[illegible]寇下邳

鄉戎昭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
淮以北蕩然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
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
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
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
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
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
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
將蕭順之王勑勲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

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令韓
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
集愛民如子南來民賈係先等前後歸附戶至
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
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乞念祖爲睢陵令若
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樹
君爲民民情如此可瞻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
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既而出爲使
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
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
杖於朝蕭道成既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
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爲使持節
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餘
官如故揔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
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爲侍中都曹尚
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
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
臣以天安之初奉律揔戎廓寧淮右海內既平

仍忝徐岳素餐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
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
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剋徐
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
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
城勢連青兖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
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
泰呼延龍達因於負罪便尒叛亂鳩引胡類一
時扇動賴威靈退被罪人斯戮又團成子都將
胡人王勑勲負釁南叛每懼奸圖交誘同黨
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
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
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
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
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
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
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
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

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
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玄猷
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於万國垂教本于天
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
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
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則易爲其選
朕既虛寡德謝曩喆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
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
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
迹位纘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
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
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
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
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
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
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
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喪老不究遠趣心耳

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
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
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
濟黎庶臣年志朽數失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
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氣敷展德音
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
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
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仰禀先誨企遵歆旨

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
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
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
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
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
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
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
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
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

之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
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
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陟茲
父事儀我万方謂極眉壽彌賛王業天不遺
老奄忽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
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温明祕器
朝衣一襲并爲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
禮給羽葆鼓吹假黄鉞班劒四十人賜帛一千
匹

子羽名犯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祕書中散
駕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
尚書兼侍中以父亮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
加平南將軍高祖初稅考百司以羽怠墮降常侍
爲長兼仍守尚書奪禄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
内改爲博陵郡開國公後爲征虜將軍恒州刺
史卒仍以爲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正始元年卒贈兖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

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弟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爲尚書左民郎中
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
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孫慕容元真之玄孫之琚歷官以廉清
著稱賜爵昌黎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
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
中書吏以敢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
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
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
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
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
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
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外
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
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

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
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
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
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外城
肥城戍主聞軍至弃城遁走獲粟三十万斛既
至外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
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
苗又破之得粟十餘万斛由是軍粮充足先是
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

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揔
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
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外城戍將
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
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為勞頓且伐
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
於百姓外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
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
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

率衆數万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
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
暴竭船不得進憶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
與從弟法壽盜或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
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
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
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
爲書以喻之曰天弃劉彧禍逆冀州兄弟
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

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觀
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
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監戍主申纂
敢縱姦慝刼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
吉固守外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
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
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
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揔戎旅掃定
北方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

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
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
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
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
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
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闔外豈
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
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
斷足誠恐凱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
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
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
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
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
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崔鄢守將
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
休賓及其宗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
館朝廷置平齊郡懷蠻二縣以居之自餘
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

物寬和有禮獲崇言母妻申賓嬪女皆別營安
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
年春剋東陽檢校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万斛
米三千斛馬九千張箭一八万八千万二
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万
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吳蠻戶三百餘
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
多怨叛督上士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
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統文秀杭梧不
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
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
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
謀反叛時論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
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
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
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上下與白曜同誅太

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彊
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
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
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內
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
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
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
不顧命万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
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
微晉武之驟金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
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
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
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
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
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
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尚音僉曰惟允遂推
毅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万杖鉞一方威

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
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
東掃道固銜璧盛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
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
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
起楊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怡怡莫不南顧時
兵役既久咸有歸心而內曜外宣皇風內盡方
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
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
徒弭旆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
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剋平
文秀面縛海波清謐四齊克定遐彼東南永爲
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
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
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既
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
安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亂眞朱紫
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尒無聞

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
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蕃折衝敵國
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
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
應高賞受胙河山與國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
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
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蹠州連鎮勢侔
雲岳主將驍雄按鈿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
奉時比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
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
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
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
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
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
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
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
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
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汙國除

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
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
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殁有餘稱選其
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絶世進可以奬
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
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
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
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

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
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
前論貪清皆云古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
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
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
照虛忝令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
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
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

恐削名禄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禄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興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遼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其寧邊民情

弟二子僧濟自三品中朝請稍轉至五校就侄絕色不事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
大使于忠賞絹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司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率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
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
遺擒將馘魏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
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
摩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
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有賢議勤未聞
於斯日也

傳第三十八

魏書五十

魏書五十一

皮豹子

呂羅漢

韓茂

封敕文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尤門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

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
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
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
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
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
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蕃郎又從征統
萬吳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
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
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
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
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
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
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
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
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
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

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
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論議合理爲
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大安二年
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
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列
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
遷寧西將軍典游獵曹加散騎常侍龍驤爵安定公
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
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
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
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
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刼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
爲百僚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丘

山子零聚墨面澤以刼害爲業者均皆誘慰遣
捕遠近震肅光是河外未賓民多土就故權立
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
人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
均詔勒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
民戶繁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
戶口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
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龍養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
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
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
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
侍中都督秦雍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
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眞君三年劉義隆遣
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

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擊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

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云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粮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粮覆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粮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

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粮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姧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局（本或作句或作勾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返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粮路關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粮若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粮

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糧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衛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勑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爵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論曰襄賜命服一襲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一爲洗）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淮薛益盧成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眞眞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

成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建殊
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
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
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
凶醜元惡俱殲闘闗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
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事之可也今
軍威既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
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
文度楊昌親屬密來東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
本守禦資儲特須豐備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
奸覘之徒絶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
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
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
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翦凶黨勲庸之美朕無
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
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闚闗之心邊城無
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勑
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

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
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
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
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
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
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粮一月速於駱谷築城
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
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
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
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
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勑文代人也祖豆皇始初領衆三万東征幽
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
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
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

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勑文始光初爲中散稍
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
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
公鎮上邽詔勑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
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
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勑文會隴石軍次
武始拾歸夜遁勑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
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
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乃
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勑文先已設備殺
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冏會復率衆西
千攻城氐羌一万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
戶二万餘人屯於北嶺爲冏等形援勑文遣二
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既而偽
退冏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冏而
北嶺之賊從高射勑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
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勑文分兵三百
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

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
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云閤
根率軍助勑文勑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
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
那羅稱篡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
自稱應王天授王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
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
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
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

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
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
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
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
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
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
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待賊在東城隔墻而
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
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

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
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
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壍於東城之外斷賊走
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壍而走勑文先嚴兵
於壍外拒鬬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
鬬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
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
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
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

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勑文縱騎躡之死者太
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
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屬各之衆推天水休官
王官興爲秦地王勑文與臨淮公莫眞討之軍
次略陽勑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
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
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擊劉
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

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翰侯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三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子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羣臺尚書[illegible]主婁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續武定末頓州大尉

[illegible]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邺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為幢將先登陷陳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為秦州

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
軍隊洲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
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
氐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
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
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
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
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
漢與諸騎策馬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
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爲會世祖賜難當
璽書責其跋扈難當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
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者
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
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
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
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
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

禍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
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
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
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
刺史時池仇氐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
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師步騎隨長孫觀掩
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
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
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何以垂

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亡叛屢興既勞士卒亦
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
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
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
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
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
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
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
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

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蛮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亦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怡然高祖詔羅漢曰朕揔攝万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關四字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亦水諸羌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責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典辰太守

大禮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
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
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從爵魏縣侯遷平南
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守治有能
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
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
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
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
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
爲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殘徐州刺史薛安都以
彭城內附或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
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
元救之軍次于秦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
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
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
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

伯恭等進擊首虜乃入秉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
諭下邳宿豫城內曰劉或肆逆滔天弗臨靈命
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
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秉機
重舉當思居此城遂平日天會弔民伐罪其時歸款
自支多福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數万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
將侯分等率騎五百在水南秉外等五百餘騎
在水北南北擊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來陸
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
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
木斷清水路劉或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
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
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
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
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
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
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

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憘公等輕騎追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乃計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兖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孫爲中書[illegible]士龍襲父爵魯郡公拜鎮東將軍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勑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曆中書